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历代“庄蹻王滇” 文本叙事的演变*

高迎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2400)

【摘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基础上, 历代史书不断丰富、改造了“庄蹻王滇”的历史文本, 并在此过程中, 流露出作者“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汉纪》以来, 多部史书逐渐扩大庄蹻所影响的地理空间, 将越来越多的地区纳入“庄蹻王滇”叙事体系; 《后汉书》等史书不断延长“庄蹻王滇”对西南地区的影响时长, 从时间维度将西南各族与华夏族群紧密联系; 《夔古通记》等著述, 从不同角度塑造庄蹻在云南地区政治影响力的终点, 反映了作者利用庄蹻事迹建构自身政治或文化认同的意图。总的来讲, 历代“庄蹻王滇”文本的演变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及传统史学的发展大势。伴随历史文本的不断丰富, “庄蹻王滇”逐渐成为云南地区“始通中原”的一种象征、符号。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西南边疆; 庄蹻王滇; 历史文本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 (2026) 05-0089-09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6.05.009

一、问题的提出

“庄蹻王滇”发生于战国末期, 是华夏民族与西南边疆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据重要位置。自《史记·西南夷列传》以来, 历代著述在撰写云南地区历史时多关注到此事, 并在传承中不断丰富和重塑《史记》的历史叙述。

《史记·西南夷列传》是现存最早记载“庄蹻王滇”的著述, 其书称:

始楚威王时, 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 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 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 方三百里, 旁平地, 肥饶数千里, 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 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 道塞不通, 因还, 以其众王滇, 变服, 从其俗以长之。^①

在古代, 杜佑、冯甦等史家开始关注“庄蹻王滇”真实性的相关问题。^②近代以来, 张增祺、任乃强、蒙文通、方国瑜等学者细致考证了庄蹻身份、入滇路线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 并围绕“庄蹻王滇”真实性展开商榷。^③

* 【作者简介】高迎翀, 男, 云南安宁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26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天下’如何一统: ‘唐修八史’多民族历史编纂研究”(2026-KY-087)。

① 司马迁. 史记: 卷 116 西南夷列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3627.

② 杜佑. 通典: 卷 187 边防三·滇 [M]. 王文锦, 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5056; 李孝友, 徐文德. 滇考校注: 上卷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 3.

③ 有关“庄蹻王滇”的学术史, 已有学者进行了系统梳理. 参见: 朱映占, 王文光. 历史文本书写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关系: “庄蹻入滇”再论 [J]. 思想战线, 2017, (4): 50-55; 尤伟琼, 孙雪萍, 王文光. 前四史与先秦秦汉时期的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9: 54-61; 林海涛. 庄蹻入滇与国家统一 [D]. 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9: 3-14.

近年来,学界逐步转换“庄蹻王滇”的研究视角——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继续讨论这一事件的真实性。^①另一部分学者,并未断言“庄蹻王滇”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而更加关注文本的讲述。^②其中,王明珂将“庄蹻王滇”归入“英雄徙边记”的“神话模式”。在他看来,汉晋时期,滇国与西南夷族群大多游离于华夏政权的统治范围之外。对华夏政权而言,“‘庄蹻王滇’记忆使他们认为本地一些‘大姓’可能为庄蹻之后”。及至南诏政权建立之前,南中大姓又依托“祖源记忆”、自称庄蹻后裔,此类现象揭示出这些大姓对华夏身份的认同。^③此外温春来也指出,汉唐时期,许多西南人群均自称庄蹻或其所率将士之后,其中包括不少“名家大姓”。更进一步讲,“庄蹻王滇”这一类西南地区“祖源故事”,多是“华夏、域外与本土的杂糅”。文本的背后,是与大一统国家的紧密联系。^④可见,“庄蹻王滇”作为一段深刻的历史记忆,为“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提供了思想与历史基础。但是,王、温二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汉唐时期的历史记载,且多关注各类文本含义的同质性。有鉴于此,本文旨在重新解构司马迁的历史叙述,以贯通的视角集中梳理、比较历代“庄蹻王滇”文本,从而进一步揭示其文本演变与“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夯实的联系。

二、“庄蹻王滇”的地理空间叙述

通过《史记·西南夷列传》可以看出,司马迁概括性地描述了庄蹻称王于滇池的历史场景。但是,有关庄蹻称王所影响的地理范围及其影响力的持续时长,《史记》讲得并不明白。

(一)《史记》“三百里”与“肥饶数千里”的文学表达

可以看出,《史记》只是简单描述了“庄蹻王滇”所涉及的地理空间——庄蹻溯长江而上,在“略巴、黔中以西”后到达了滇池地区,“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实际上,学界对秦汉古籍中的“方百里”“数千里”等概念早有关注。如王增吉论证了“‘方千里’是一个确实的数字,‘概言之’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⑤,并明确给出了一套计算公式。李俊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先秦迄至汉代史籍中的“方百里”“方千里”等词,通常指“土地面积,而且往往是大致而言其大小,没有一处将其当作田亩制度的一种计算单位”。^⑥孙闻博进一步提炼,认为:“汉唐以‘百里’作为县、县令的代称……汉代视郡如邦国,郡守另称‘千里’。”^⑦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秦汉时期“方百里”“数千里”等表述,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以上认识,纵览《史记·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南越列传》等民族列传中关于“方百里”“数千里”的记载,^⑧可以发现:“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一语,是一种带有文学色彩的叙述——层层递进,将滇池地区肥饶、平坦的地貌特征徐徐展开,而非指庄蹻确切

① 相关研究参见:周书灿. 庄蹻王滇与云南地区文明化进程初论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2, (12): 47-52; 朱映占, 王文光. 历史文本书写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关系:“庄蹻入滇”再论 [J]. 思想战线, 2017, (4): 50-55; 林海涛. 庄蹻入滇与国家统一 [D]. 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9: 127; 王宏宇, 韩厚明. 从“大盗”到“滇王”:庄蹻身份的历史重构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5, (5): 104-111.

② 相关研究参见:石硕. 传说与历史记忆:主体人群与边疆人群如何“与共”?——从“庄蹻王滇”和“打箭炉”说起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3, (3): 5-13; 朱韬, 夏涛. 汉晋时期西南夷的祖源书写与文化认同 [J]. 中华文化论坛, 2024, (1): 111-123; 黎镜明. 滇为楚胤:《史记》中的楚滇关系与滇国命运 [J]. 湖北社会科学, 2024, (10): 144-153.

③ 王明珂.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景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 86-91.

④ 温春来. 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前近代形态:以西南人群的祖源叙事为中心 [J]. 青海民族研究, 2024, (3): 43-52.

⑤ 王增吉. “齐地方千里”辨 [J]. 齐鲁学刊, 1980, (3): 84-86.

⑥ 李俊清. 试析先秦及汉代文献中的“方百里” [J]. 河北学刊, 1994, (2): 98-99.

⑦ 孙闻博. 中国古代县制起源新论 [J]. 历史研究, 2024, (1): 55-78.

⑧ 《史记》中“民族列传”部分多出现“数千里”“千余里”等具有概括、笼统意味的词汇,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朝廷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了解尚未十分深入。

的王滇范围。此外，“方三百里”和“肥饶数千里”，已超过了数县或数郡的范围，且《史记索隐》又提到：“得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①；《南越列传》也称“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②。故而，可将“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一语，视作司马迁对庄蹻“称王”行为的一种认同。^③

也正因为此，司马迁这种文学化的叙述方式无法精确地反映历史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代文献撰写庄蹻的事迹提供了文本变迁的空间。

（二）东汉以来“庄蹻王滇”空间叙述的扩大

东汉时期，荀悦所著《汉纪》对“庄蹻王滇”所涵盖的地理空间有了不同的认识。其文称：“初楚庄王使将军庄蹻循江略地黔中南以西。蹻至靡莫地，方三百里，其旁平地肥饶数千里，既克定之。”^④可见，此处的庄蹻已不是“王滇”，而是“王靡莫（莫）”。而从《史记》“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⑤的记载来看，所谓的“靡莫”，实则是对西南地区部分族群的泛称，其中便包含了滇人。^⑥由此，庄蹻称王的地理范围出现了扩大的迹象。

囿于史料，我们很难确切了解荀悦修改《史记》原文的动机。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东汉时期，已有史学家提出了与司马迁不同的见解，这成了后世著述进一步改造“庄蹻王滇”文本的开端。

此后，《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的记载又与之前的史书有所差异。《华阳国志》记载道：

周之季世，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牂牁系舡于且兰。既克夜郎，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号为庄王。以且兰有牂牁系舡处，乃改其名为牂牁。分侯支党，传数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汉兴，遂不寔。^⑦

可见常璩的观点与前史不同：其一，关于庄蹻的行军路线，已不再是溯长江而上，而是“溯沅水，出且兰”；其二，此处的庄蹻，已经不是称王于滇池，而是夜郎。庄蹻的战略目的和最终产生的结果，已与前史大为不同。

再看《后汉书》的记载：

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牂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滇王者，庄蹻之后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为益州郡，割牂牁、越巂各数县配之。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⑧

相形之下，《后汉书》记载庄蹻的行军路线与《华阳国志》较为相似。而他与前代史学家的差异在于，在范曄看来，庄蹻的军事行动为汉武帝设置益州郡打下了基础。后来，诸如牂牁、越巂等地区也陆续并入益州郡，这便间接扩大了“庄蹻王滇”所影响的地理范围。

时至唐代，司马贞概括道：“西南外徼，庄蹻首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浸、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笮称雄。及置郡县，万代推功。”^⑨如此看来，司马贞较为系统地整合了前代史书对“庄

① 司马贞. 史记索隐 [A]. 司马迁. 史记：卷 78 春申君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4：2900.

② 司马迁. 史记：卷 113 南越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4：3593.

③ 另外，参考《史记》中的“名实纯粹，泽流千里”“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战国策》中的“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等叙述，亦说明“肥饶数千里”仅只是一种文学表述。参见：司马迁. 史记：卷 79 范雎蔡泽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4：2935，2938；战国策笺证：卷 3 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 [M].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41.

④ 荀悦. 汉纪：卷 11 孝武皇帝纪 [M]. 北京：中华书局，2002：184.

⑤ 司马迁. 史记：卷 116 西南夷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4：3625.

⑥ 也有学者认为：“靡莫地区就是滇池地区”。参见：朱映占，王文光. 历史文本书写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关系：“庄蹻入滇”再论 [J]. 思想战线，2017，(4)：50-55.

⑦ 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卷 4 南中志 [M]. 成都：巴蜀书社，1984：335.

⑧ 范曄. 后汉书：卷 86 南蛮西南夷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845-2846.

⑨ 司马贞. 史记索隐·述赞 [A]. 司马迁. 史记：卷 116 西南夷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4：3632.

“庄蹻王滇”的地理空间叙述——将“庄蹻王滇”与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后世王朝统治、管理西南边疆的历史源头。其中的“西南外徼,庄蹻首通”一语,概括性地将庄蹻的历史功绩辐射到整个西南地区。《通典》也说“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余种也”^①,与司马贞的观点基本一致。

至南宋,郭允蹈的《蜀鉴》在描写唐代松外蛮时说:“自夜郎、滇池以西,皆庄蹻之裔”^②,明确将“庄蹻王滇”的影响范围扩大到云南大部分地区^③;明成化年间,时任礼部尚书兼国子祭酒的周洪谟称:“(云南)是唐虞之时,已通中国,即所谓建长而来王者,三代相继,盖莫不然。迨周末既塞,始拓于楚庄蹻,再拓于秦常頫,至汉始郡县其地”;^④清代,顾祖禹说:“战国时楚庄蹻略地至此……控驭戎、蛮,藩屏黔、蜀,山川明秀,屹为西南要会”^⑤。至此,庄蹻的影响力已经涵盖了整个西南地区。^⑥

诚如石硕所说:“‘庄蹻王滇’呈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在秦汉大一统时代,至少在司马迁撰写《史记》以前,西汉王朝主体人群同边疆人群之间已经存在‘与共’的愿望。”^⑦纵观历代著述描写庄蹻事迹的变化,可以发现:东汉以来,随着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认识的持续深入,史籍中“庄蹻王滇”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也随之由滇池地区扩展至整个云南乃至西南地区。这意味着,各民族“与共”的愿望持续加深,史家“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深刻、明确。

三、“庄蹻王滇”的影响时间叙述

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其书只是简单说明了庄蹻“以其众王滇”,但没有直接言明庄蹻与武帝时期的滇人存在必然联系。

“庄蹻王滇”发生于楚威王时期,即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329年。而《史记》首次记载汉廷经略“西南夷”地区,发生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⑧距离“庄蹻王滇”已有200余年。这样看来,我们实际上无法从《史记》中得知自“庄蹻王滇”至武帝经略“西南夷”期间,西南地区的族群演变过程,自然也就无法断定庄蹻后裔是否与后来的滇部族存在直接关联。因此,对于“庄蹻王滇”影响云南地区所持续的时间,便无法从《史记》中得出明确的答案。^⑨

此后,在《史记》的基础上,历代著述续写了“庄蹻王滇”影响云南地区的时间范围,大致出现了两方面变化。

(一) 史书不断延长“庄蹻王滇”的影响时间

在《史记》之后,范曄明确提出庄蹻便是汉武帝时期滇人的始祖——“滇王者,庄蹻之后也”,指明了庄蹻对西南地区部族的影响持续到了武帝时期。此外,先于《后汉书》的《华阳国志》也认为,“庄蹻

① 杜佑. 通典:卷187 边防三·松外诸蛮 [M]. 王文锦,等,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8:5067.

② 赵炳清. 蜀鉴校注:卷10 西南夷本末下 [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254.

③ 清人冯甦所撰《滇考》也有类似的论述。参见:李孝友,徐文德. 滇考校注:上卷 [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3.

④ 周洪谟. 巡抚都台碑记 [A].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卷6 [M]. 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391.

⑤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卷114 云南二 [M]. 贺次君,施和金,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5:5060-5061.

⑥ 此外,《括地志》记载:“昆州、朗州等地本滇国”。《史记正义》引用《括地志》继续衍生,称:“朗州、昆州即庄蹻所王。”可见张守节或有望文生义之嫌,这种观点不具普遍性。参见:贺次君. 括地志辑校:卷4 昆州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210;张守节. 史记正义 [A]. 司马迁. 史记:卷116 西南夷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4:3627.

⑦ 石硕. 传说与历史记忆:主体人群与边疆人群如何“与共”?——从“庄蹻王滇”和“打箭炉”说起 [J]. 西北民族研究,2023,(3):5-13.

⑧ 司马迁. 史记:卷116 西南夷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4:3628.

⑨ 向达也曾从“民族堆积层次”的角度指出,“庄蹻王滇”前后云南地区族群活动的复杂性。参见: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73-174.

王滇”以后“分侯支党，传数百年”。^①可见，他们都认为庄蹻所带来的影响在滇池地区持续了百年之久。

再看《道光云南志钞》的记载，称：“蹻既王滇，分侯支党，世有其土。”^②又说：“庄氏传世至王莽时，其旁邑响町王邯，亦西南夷君长，武帝所封也。”^③这是将庄蹻的政治影响，较为明确地延长至两汉之交；明代刘文征的《天启滇志》承《蜀鉴》之说，记载道：“晋怀帝永嘉间，五苓夷伐夜郎庄王墓，宁州刺史王逊讨灭之。庄王即庄蹻，威王遣伐夜郎，遂王滇池。滇王其后，然当时实称夜郎庄王。王有造于滇，不幸千岁后如是，而夷徼亦有椎埋之风也”^④；清人李根源、李根沅所撰《滇西兵要界务图钞》引《滇志》记载道：“僂僂，即力些，相传楚庄蹻开滇时，便有此种”^⑤。诸如此类，便是将时间线不断延长，以至于新朝、魏晋乃至清代的云南地区族群，依旧受到了周末楚国将军庄蹻所带来的影响，反映出史书作者利用庄蹻统合西南地区历史的意识。

不仅如此，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一种观点——据明人李浩所撰《三迤随笔》记载：“楚庄蹻入滇，所至者皆男无女。后归路断，庄蹻居云南姚州、白崖一带，与乌蒙通而生张仁果系族，实南诏之族源，华夏支系一。”^⑥景泰年间，时任云南布政使的陈文主持修纂了《云南图经志书》一书，其中说：“楚人有姓氏，云南在处有之。初，从庄蹻至滇，遂留其地。后与夷人联姻，子姓蕃息，至汉武帝时，已侏离咄咄，尽化为夷矣。迨今渐被华风，服食语言多变其旧，亦皆尚诗书，习礼节，渐与中州齿。”^⑦可见在这两部著述看来，庄蹻率军来到云南地区以后，便与云南本地的少数民族通婚。因此，他对各民族的影响，通过民族交融的方式得到了恒久的延续。

由此可见，将“庄蹻王滇”对云南地区影响的时间跨度不断延伸，实际上反映了史书作者对《史记》中“华夷共祖”理念的继承与发扬。《史记》通过记载“庄蹻王滇”的故事，构建了“西南夷”与中原土人“华夷共祖”的历史叙述框架，这是其“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⑧随着王朝对西南边疆治理的不断深入，史学家们继承了《史记》的民族观念，将西南地区的“治统”融入象征华夏文化的庄蹻事迹，从而以历史叙述的方法加强了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的联系。因此，历代史书延长“庄蹻王滇”影响力的持续时长，使其成为云南与中原地区同根同源、命运相连的历史象征，在时间的维度上长久地统合了西南各族与华夏族群。

（二）史书塑造“庄蹻王滇”政治影响力的终点

据《楚古通记》记载：“汉元狩间，庄氏后有尝羌者与白崖王争衡，武帝乃立白人仁果为滇王，而蹻嗣绝。”^⑨这是在《后汉书》的基础上，补充了两点：其一，以庄蹻为开端的滇人部族，在汉武帝时期退出了政治舞台，意味着庄蹻的政治影响力走到了终点；其二，尝羌之所以败给“白人”仁果，汉武帝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样一来，《楚古通记》的意图便十分明显，即汉武帝所代表的皇权扭转了掌控滇池地区的政治力量，使代表云南本土的“白人”代替了以庄蹻、尝羌为代表的楚地移民势力。

① 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卷4 南中志 [M]. 成都：巴蜀书社，1984：335.

② 王崧. 道光云南志钞：卷3 封建志上·滇世家 [M]. 杜允中，注. 昆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1995：135.

③ 王崧. 道光云南志钞：卷3 封建志上·滇世家 [M]. 杜允中，注. 昆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1995：136.

④ 刘文征. 天启滇志：卷1 地理志·大事考 [A].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卷7 [M]. 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2.

⑤ 李根源. 滇西兵要界务图钞：卷2 乙线 [M].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卷10 [M]. 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789.

⑥ 李浩. 三迤随笔 [A]. 大理州文联. 大理古佚书钞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47.

⑦ 李春龙，刘景毛.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卷1 云南府·事要 [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3.

⑧ 王文光，马宜果. 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述论 [J]. 思想战线，2023，(3)：40-51.

⑨ 楚古通记 [A].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卷4 [M]. 徐文德，木芹，纂录校订.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742.

但是,汉武帝为何会支持仁果,而放弃尝羌?对此,可从明人邹应龙与李元阳的记载中寻找答案——《万历云南通志》称:“汉武元狩间,指求身毒国。尝羌问汉使者曰:汉我孰为大?使者归报,帝恶其不逊。时白子国仁果善扶其众,与尝羌角立,帝乃封仁果为滇王,豪世遂绝,此滇国绝而白国继也。”^①可见,此书是将“滇自大”作为武帝废尝羌、立仁果的直接原因。

在这之后,清代释同揆所撰《洱海丛谈》,又将仁果归入到天竺白饭王的谱系之中,称:“汉武帝元狩间,遣使至滇,滇王当羌言不逊,天子震怒,当羌王,庄蹻之后,时天竺白饭王之裔仁果为民所戴,乃册为滇王,都白崖,在郡之东南,烟火万家。”^②其中透露出的意图,即以庄蹻为发端的政治势力终止于象征佛教势力的仁果谱系。有学者认为:“将阿育王追宗为知识所及范围内全体人类之祖,反映出佛教对滇西社会思想意识的浸润已进一步加深。同时,这个既不太符合佛典、又不太符合儒家传统的说法,也足以反映出传说倡始者应属于自明代以来在洱海地区日渐式微的‘师僧’群体中人。”^③可见此书的记载,亦是明代云南地区社会历史变迁的一种反映。

必须明确的是,关于白人张仁果及其白子国的相关叙述,并非真实历史。关于这一点,向达已有详细考证,本文不再赘述。^④明确了这一点,便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以上3部著述论及庄蹻与仁果的竞争,实则都是为了满足自身政治、文化认同的需求:首先,《夔古通记》一书应是较早记载尝羌与仁果相争的书目。其史料来源应包含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地区本土资料,^⑤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唐宋时期云南地区土人的心理需求。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理解,《夔古通记》记载尝羌终被代表“白人”的仁果所取代,是出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白蛮”统治集团建构自身身份认同的政治需要。再看《万历云南通志》,这部志书的修纂者邹应龙与李元阳皆是明朝的官员,故而在史书编纂过程中更加强调中央王朝的地位,突出了庄蹻后人因得罪汉武帝而被罢废,代之以扶持“善扶其众”的仁果的叙述逻辑。而《洱海丛谈》的作者释同揆,实为大理文殊寺的一名僧人,这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将仁果纳入佛教传说的叙事之中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庄蹻影响云南地区所持续的时间范围,历代史书给出了不同的意见,反映了不同著述利用庄蹻事迹建构自身政治或文化认同的需求。诚如学者所言:“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发展的历史考察来看,文化认同是形成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关键因素。”^⑥无论是中原史家的“华夏共祖”观念,还是邹应龙、释同揆等学者基于自身认同需求的论述,实际上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强化过程中的产物。他们对“庄蹻王滇”故事的不同诠释,恰恰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四、“庄蹻王滇”文本变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关系

早在1975年,方国瑜便将“庄蹻王滇”视为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的组成部分,并概括道:“只有从全国的历史发展来了解云南的历史动态,才能把实质问题讲清楚。”^⑦如前所述,历代文献对庄蹻事迹的记载,反映了作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国家历史发展的变化与民族历史文本书写内容变化相统一。”^⑧历代著述对庄蹻事迹的认识与撰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历史关系变

① 李元阳. 万历云南通志:卷16 羁縻志第11·滇国始末 [M]. 刘景毛,江燕,点校.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1496.

② 释同揆. 洱海丛谈 [A].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卷11 [M]. 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363-364.

③ 刘灵坪. 传说文本与历史记忆:明清时期洱海地区白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历史变迁 [J]. 思想战线,2018,(5):11-21.

④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12.

⑤ 侯冲. 试论《白古通记》的成书年代 [J]. 云南学术探索,1996,(2):25-28+34.

⑥ 徐瑾,李昕昱.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溯源 [J]. 社会科学动态,2024,(2):35-39.

⑦ 方国瑜. 从秦楚争霸看庄蹻开滇 [J]. 思想战线,1975,(5):64-66.

⑧ 王文光,尤伟琼. 汉代边疆民族与国家发展关系研究:以民族历史文本书写的视角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4):28-34+213.

迁的一个侧面。

秦汉时期，是“大一统”王朝和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的阶段。此时，由于强有力的“大一统”政权出现，中华大地上不同族源、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民族频繁接触，“‘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①因此，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书开始关注庄蹻事迹。这意味着，身处西南边疆地区的众多民族，已逐步走进王朝国家的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有大的分裂，也带来大的交融，以蜀汉为代表的偏安政权进一步加深了与西南边疆的接触。同时，“南方族群实现编户化、郡县化”，推动“蛮户”与汉人的交往交流交融，^②诸如爨氏等南中大姓强化了对汉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这是《华阳国志》与《后汉书》紧随《汉纪》之后，继续扩写庄蹻称王地域范围的历史背景。

“唐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③随着“大一统”格局的再度缔造以及南诏政权的崛起，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的交往与交流愈发深入、频繁，双方的相互了解也有了质的飞跃。^④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贞以十分凝练的语言归纳了“庄蹻王滇”的历史意义——“西南外徼，楚庄始通”“劳浸、靡莫，异俗殊风”“及置郡县，万代推功”。能够看出，在司马贞看来，庄蹻事迹有3个关键点需要把握：其一，庄蹻王滇成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始通“中国”的历史开端，是这段文字的核心思想；其二，庄蹻所代表的华夏文化，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有所区别；其三，庄蹻的历史功绩并不限于战国末期，更在客观上为后世中原王朝统治西南边疆打下基础，以成“万代推功”之名。一言以蔽之，从“西南外徼，楚庄始通”到“及置郡县，万代推功”，司马贞将“庄蹻王滇”的历史意义放置于长时段下中原王朝与西南边疆的历史关系中进行提炼，体现了他较为开阔的历史视野。

“元明清时期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⑤伴随王朝国家“改土归流”政策的不断深入，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的关系逐渐稳定，史家对“庄蹻王滇”的总体认识也基本延续了前人观点。如明人周洪谟《巡抚都台碑记》说道：“迨周末既塞，始拓于楚庄蹻，再拓于秦常頔，至汉始郡县其地”；^⑥《滇略》记载：“西南夷之有楚风，自蹻始也”；^⑦《滇考》也说：“以声教诱服诸彝，彝人皆悦，共推蹻为君长，蹻变服从其俗”^⑧。诸如此类的记载，皆可看到前代著述对历史认识的影子。还有的著述，如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亦直接引用了《史记索隐》的说法，^⑨表现出更明显的继承脉络。

顾颉刚曾强调历史叙事的时代性，称：“我的惟一的宗旨，是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⑩从历代“庄蹻王滇”文本叙事的演变来看，不同历史阶段的庄蹻事迹叙述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①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84-85.

②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130.

③ 王文光，马宜果. 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述论 [J]. 思想战线，2023，(3)：40-51.

④ 学者多认为，唐代是中央王朝全面认识西南边疆的关键时期。参见：马强. 论唐宋西南史志及其西部地理认识价值 [J]. 史学史研究，2005，(3)：54-60；牛浪. 唐代西南区域史地著述研究：以唐诏政治关系变动为中心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146-157.

⑤ 王文光，马宜果. 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述论 [J]. 思想战线，2023，(3)：40-51.

⑥ 周洪谟. 巡抚都台碑记 [A].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卷6 [M]. 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391.

⑦ 谢肇淛. 滇略：卷5 绩略 [A].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卷6 [M]. 徐文德，木芹，纂录校订.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703.

⑧ 李孝友，徐文德. 滇考校注：上卷 楚庄蹻定滇 [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3.

⑨ 李贤，等. 大明一统志：卷86 云南府·名宦 [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1314.

⑩ 顾颉刚. 古史辨：第1册 自序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5.

除此以外, 历代史著描写“庄蹻王滇”, 亦符合传统史学发展与变迁的整体趋势。如表 1^① 所示, 仅从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来看, 一是史书数量方面, 自西汉迄至清代, 记载庄蹻事迹的著述共有 41 部。其中, 西汉迄至两宋时期, 共有 15 部著述记载了“庄蹻王滇”, 而明、清两朝则有 26 部撰写了此事; 史书性质方面, 明代以前史书记载“庄蹻王滇”, 多带有官方色彩。明代以降, 则有越来越多的私家著述撰写该事件。二是史书内容方面, 明清时期, 有关庄蹻事迹的“枝蔓”大大增多。如《滇略》《滇考》及《清一统志》对庄蹻部将“小卜”的描写——认为他帮助庄氏攻取了滇西地区, 并战死于姚州。^② 再如苴兰城的营造, 清人张泓的《滇南新语》与刘慰三的《滇南志略》皆认为苴兰城便是如今的昆明, 并“传为庄蹻所建”。^③

表 1 《云南史料丛刊》所录历代著述记载庄蹻事迹汇总

时代	著述
两汉时期	《史记》《汉书》《汉纪》
魏晋南北朝时期	《华阳国志》《后汉书》《水经注》
唐宋时期	《西洱河风土记》《通典》《蛮书》《旧唐书》《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蜀鉴》《文献通考》
明清时期	《元史》《云南图经志书》《寰宇通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明一统志》《正德云南志》《南诏源流纪要》《滇载记》《行边纪闻》《殊域周咨录》《万历云南通志》《白古通记》《滇略》《天启滇志》《三迤随笔》《肇域志》《滇考》《洱海丛谈》《读史方輿纪要》《滇南新语》《滇南闻见录》《滇南志略》《滇系事略》《清一统志》《道光云南志钞》《道光云南通志稿》

从表 1 可以看出, 明、清两代是史书撰写庄蹻事迹的转折时期——史书数量较之前代大大增加, 史书内容也更为丰富。顾颉刚曾提出经典论断: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④ 可见“庄蹻王滇”文本的变迁同样符合这一理论, 即随着历代史书的“层累”记载, 相关文本的内容与含义亦不断丰富。而从史学发展的视角来看, “明代方志撰述的兴盛和稗史著作的空前增多”^⑤, 使得之后的清代史学也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相应的, 明清时期的云南地区史著述, 在数量和内容方面, 都较前代有了显著的增长。可以说, 历代“庄蹻王滇”文本不但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巩固和凝聚的一个侧面, 而且与传统史学的发展趋势相契合。众多著述所展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

五、结 语

王文光认为, 司马迁撰述《史记》“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时空概念、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内容, 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⑥ 从历代“庄蹻王滇”文本的变迁来看, 这样的认识具有高度的

① 自西汉迄至清代, 撰写或转引过庄蹻事迹的著述有百余部之多。为方便考察, 本文仅以方国瑜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为整理对象。此外, 还有周洪谟《巡抚都台碑记》等碑刻以及民国时期的《滇西兵要界务图钞》等材料也记载了庄蹻事迹, 不再列入此表。资料来源参见: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M]. 徐文德, 木芹, 郑志惠, 纂录校订.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0.

② 谢肇淛. 滇略: 卷 5 绩略 [A].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卷 6 [M]. 徐文德, 木芹, 郑志惠, 纂录校订.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0: 703; 李孝友, 徐文德. 滇考校注: 上卷 楚庄蹻定滇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 3; 穆彰阿, 潘锡恩, 等. 大清一统志: 卷 480 楚雄府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 500.

③ 张泓. 滇南新语·苴兰城 [A].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卷 11 [M]. 徐文德, 木芹, 郑志惠, 纂录校订.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384; 刘慰三. 滇南志略: 卷 1 云南识略总叙 [A].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卷 13 [M]. 徐文德, 木芹, 郑志惠, 纂录校订.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36.

④ 顾颉刚. 古史辨: 第 1 册 自序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52.

⑤ 瞿林东. 中国史学史纲要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353.

⑥ 王文光, 张媚玲.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J]. 学术探索, 2008, (6): 84-87.

概括性——《史记》是现存最早记载“庄蹻王滇”的史书，概述了庄蹻称王的大致过程。但司马迁的记述本身较为简略，未能完整呈现史实，这也为后世不断改造相关文本留下阐释空间。

顾颉刚曾强调以“不立一真，惟穷流变”^①的视角看待古史。这样的视角，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历史真相的追求，或否认历史真相的存在，^②而是为了着眼于“故事的整个的体态”^③，以宏观的视角把握文本叙述背后的历史变因。纵览历代“庄蹻王滇”文本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地理范围的扩展、时间线的延伸以及相关细节的不断丰富。这些变化，反映了文本作者利用庄蹻事迹统合西南地区，从而纳入王朝国家文化共同体的政治与文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不断凝聚的总体规律。

一言以蔽之，“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历史文本的书写是国家内涵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④“庄蹻王滇”故事的发展与流变，便是很好的证明。伴随着历史文本的不断丰富，“庄蹻王滇”逐渐成为云南地区“始通中原”的一种象征、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凝聚、巩固的一个侧面。

Evolution of the Textual Narratives of “Zhuang Qiao Ruling Dian” Across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GAO Yingchong

(School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Biographies of the Southwest Peoples (Yi)*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reconstructed the historical text in which “Zhuang Qiao Conquered and Ruled Dian (Yunnan Province)”, and in this process, the authors showed their sense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naturally. Since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 number of historical works have gradually expanded the geographical space influenced by Zhuang Qiao, and more and more regions were brought into the narrative system of “Zhuang Qiao Ruling Dian”. Works including *Book of Later Han* extended the duration of Zhuang Qiao’s influence on southwest China, closely linking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southwest with the Huaxia (Chinese) community from the temporal dimension. Local history documents such as ancient books about *Bai people* shaped the end of Zhuang Qiao’s political influence in Yunna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reflecting the authors’ intention to construct their own political or cultural identity according to Zhuang Qiao’s achievements. On the whole, the evolution of the texts about “Zhuang Qiao Ruling Dian” across dynastie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ith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historical texts, the event “Zhuang Qiao Ruling Dia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symbol and marker of Yunnan’s initial connection with the Central Plains.

Key words: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southwest frontier; Zhuang Qiao Ruling Dian; historical text

(责任编辑：杨云红)

① 顾颉刚. 古史辨：第1册 答李玄伯先生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73.

② 李政君.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J]. 齐鲁学刊，2024，(1)：49-55.

③ 顾颉刚. 古史辨：第1册 答李玄伯先生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73.

④ 朱映占，王文光. 历史文本书写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关系：“庄蹻入滇”再论 [J]. 思想战线，2017，(4)：50-55.